

武林道士 褚學

寓言第二

曾子再仕而心在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鐘而不泊吾心悲第子問于仲尼曰若來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以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鐘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縣係也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係祿以養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鐘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疑獨註曾子為貧而仕祿始及親雖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鐘親亡祿不及而心悲

此所以心再化也門人以曾子能愛親而不以祿為係累故問仲尼仲尼謂參之孝愛孝也未能忘親則有哀樂於中豈得無係累唯無係者可以無哀故視鐘釜如彼其輕也言曾子未能至此

碧虛註心樂心悲為再化孝心不必論貧富待養亦豈在厚薄而曾子言此者猶有達之心也夫然參稱至孝必無係祿之罪又何有哀乎彼視鐘釜如蚊虻則其係可解矣

虛齋曰義第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已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俸祿之外棗刺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樂三千鐘不泊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

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係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鐘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鐘

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為重仕祿為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之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顛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郭註野謂外權利從謂不自專通彼我而

與物同來者自得也鬼入外形骸天成無所為不知死生所遇皆適大妙則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而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於私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即物皆遊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云云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以不知大妙則神

矣極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為無命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邪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疑獨註野謂不文從謂不違通則不礙物忘我也來則不去鬼入復靈天成與天合德不知死生聖也大妙神也至於神而極矣此學者入道之序人生而有為以累其生則死之所自由私其生故有為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至於命者大同於

物公而無私則無死矣生陽死陰知死生與陰陽為一則無自矣果然知此理則生不足樂死不足哀又於何而適不適也歷數天之象人據地之器人處兩間天地之道求之於我而已命者天道鬼者人道始終以天道言相應以人道言天人文通陰陽性命之理備矣寄之於有無之間而疑之是深於知道者也

碧虛註野謂初心質朴從謂不逆他情通則徹理無礙物則同一混成來謂眾歸其德鬼入際造實冥天成無為自然不知死生則有無一體九年大妙則數究純陽神化莫測也生而有為動之死地為有私故勸之從公背公者必以私死其死豈無由哉生者強陽之氣無所自也故果能至於大妙乎大妙者無公私生死無適無不適可謂至極者也在天成象歷數可推在地成形人據可知唯我無心孰能測之事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皆天命使然相應謂前學道九驗鬼謂靈響有應無應

在用功之深淺通靈之遲速也學道雖有
序其要在乎獨化論程則九年而悟不出
手且暮耳

腐齋曰義野及卦從順從適大徹也物如
橋木死灰來謂寂寞之中有不滅者鬼人
納造化於臂中天成與天為一也不知死
生即無入而不自得大妙極玄也自一至
九借為節次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人以
生為有生執見自私也以至公之理勸之
欲其知世間無不死之物謂之死則有所
自來生之始無所自既始無生安得有死
陽謂動之始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
其果然否也適不適猶云然不然要極而
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人據果可以盡
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物造物主之安
得謂之無命茫茫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
之有命朝暮寒暑時至氣應安得謂無鬼
神諫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
言造物不可知之意
人生隨俗獨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

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運質朴從
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
謂人歸之鬼入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
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
數極造微神化莫測矣人能以無為為
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為日
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
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
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已
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
因生為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為無自生
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
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為者賢
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耶天有歷數
可推否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
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
物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
知其始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
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
識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

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唯其難窺所以
為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
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
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手
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亦何待
乎九年哉

眾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矣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罔甲也蛇虺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
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
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
陽者又何以有罔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
以甲似罔虺似蛇影似形而非形也推而
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
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
耳無意故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

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之甲蛇之蛻而非蜩甲蛇蛻也影得日大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待況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罔乎

○疑獨註叟叟指衆罔兩矣稍問何必問也凡屬造物者皆有所待而不知所以然甲似蜩蛻似蛇影似形而非蜩蛇與形也火日有光影之所聚陰夜無光影之所藏此吾所以有待也而况形又有所待乎言待造化也形來則我與之來形往則我與之往形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此皆由於獨化又何足以有罔乎

碧虛註一燈一影十燈十影燈影既多微陰益衆詢其俯仰行止形使然耶影自然

耶其動靜有無皆莫知所以影與微陰則有形而無礙蜩甲蛇蛻則有質而無性當其未蛻止有蛇蜩及其已蛻甲皮固自有焉則影也形也其不相因明矣蜩也蛇也亦何嘗顧蛻哉世謂形生影影生微陰然影之生也聚於日火代於陰夜於形何有形當明而影生似有待也處暗而影滅似無待也來往運動雖由乎彼應之無心則在乎此又安所致詰哉

○虞齋曰義叟叟若隱若顯貌稍猶率略言予之所有本不知其所以然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蜩蛇以影比蛻甲亦似之而非也物遇日火則影聚陰夜則影代去矣彼指形影自謂彼豈吾所待耶然形之動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形待強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論同但添日火強陽之說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

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及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及遭其罔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冥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而不知則罔兩之問無足惟也齊物論云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正明此義所謂真宰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聞和則獨化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強陽謂人稟造化之氣能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

聚則有其散則零直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問也况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唯唯盱眙而誰與居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郭註唯唯盱眙眙之貌人將畏難而踈遠尊形自異故場者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呂註唯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謀成光則戶外屢滿之召也伯昏所以去御寇其趣一也疑獨註子居楊朱之字進盥漱中櫛明其潔已脫屣膝行言其謙恭唯唯盱眙矜夸

見於外誰與汝居也告之以聖人知白守黑故大白若辱不自滿暇故威德若不足子居聞言而悟其往也舍者迎將有禮避席讓竈言其外矜故人致敬及聞道而去外矜之色故反也舍者與之爭席不示人以迹不知所以敬之也

碧虛註唯盱傲慢之容其往也威儀盤僻使人敬畏其反也視猶泉庶使人忘我也肅齋云唯盱矜持言物我未忘嘗若與人同居家公旅邸之主場炊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則不知有可敬謂得老聃點化則退然自晦人亦視之以為常也

唯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耶夫行潔白者人將汗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為不可教子居聞告蹙然不安容為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唯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眾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

矯飾去而真實存使人忘外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默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殉迹成

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危言如水在危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為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親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况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間乎為親為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

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危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開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之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子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複盜跖管孔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橫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為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攝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蔽弊之本心矣又何以龐迹為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立言者不無粗精之分抑揚之異或

門人補續不得其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卷六

武林道士 褚魯舉

讓王第一

禿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夜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